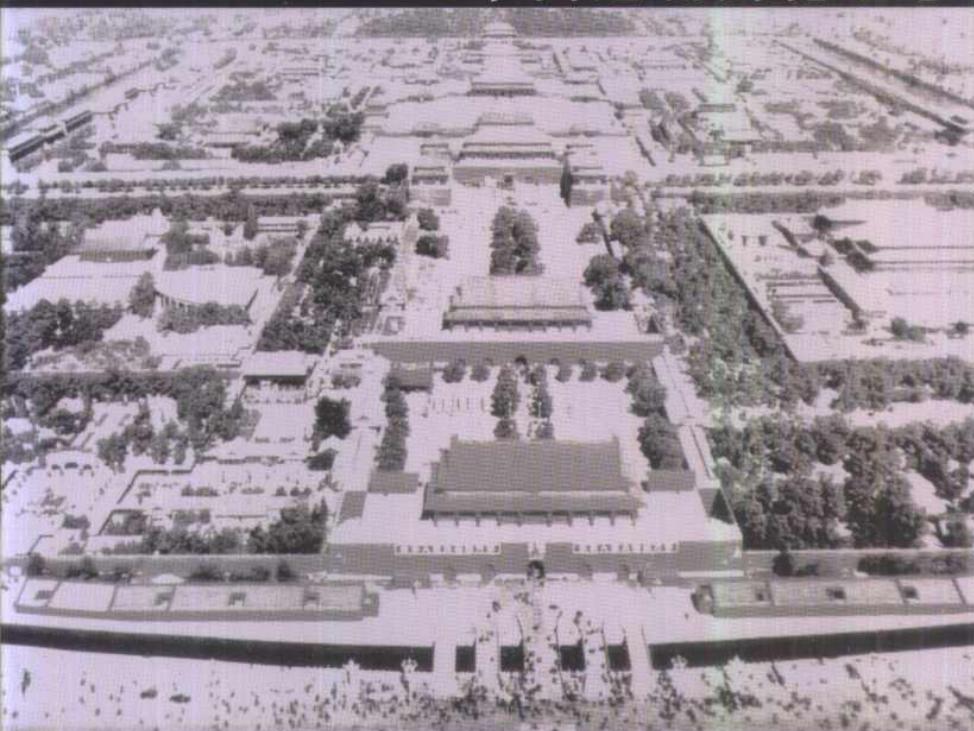




大地上的“宇宙”

——中国建筑文化理念



王振复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上的“宇宙”:中国建筑文化理念/王振复著 .一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
(缪斯书系·华夏宫室)
ISBN 7-309-028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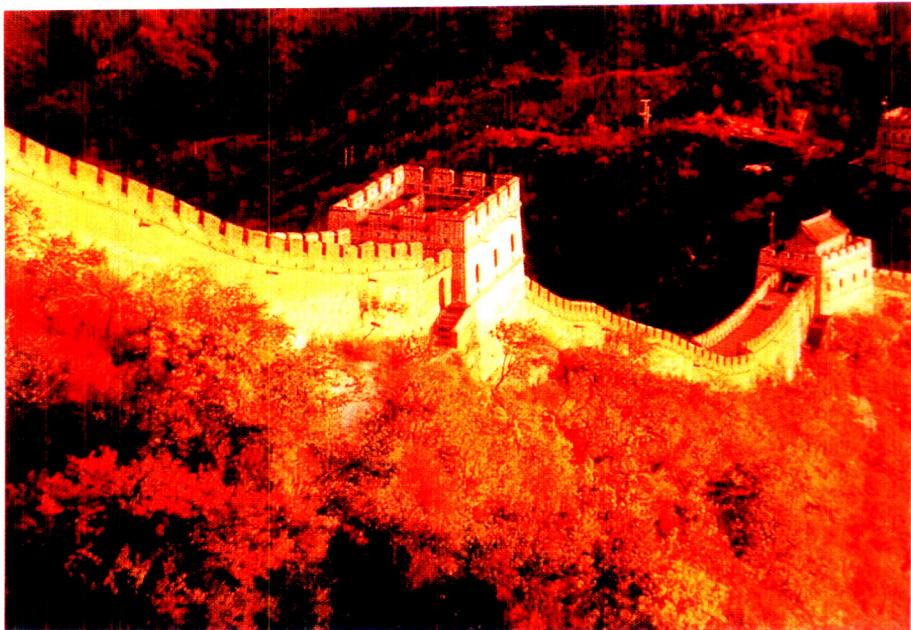
I . 大… II . 王… III . 建筑艺术 - 研究 - 中国
IV .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88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崇明晨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178 千
版次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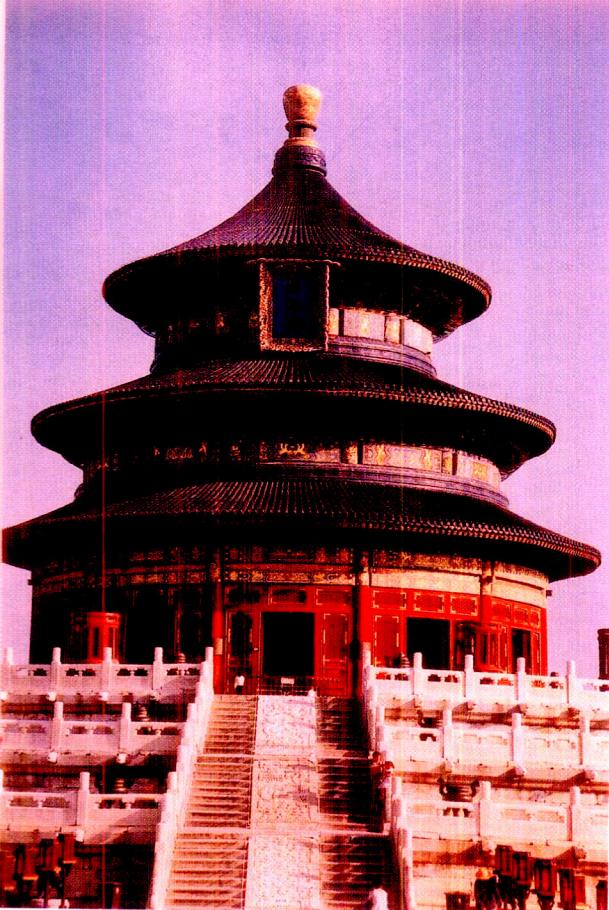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沐浴在朝霞中的长城形象，一片辉煌。

北京天坛祈年殿，三层石须弥座之上高高耸立着一座三重檐的圆形建筑，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崇高、神圣而无比灿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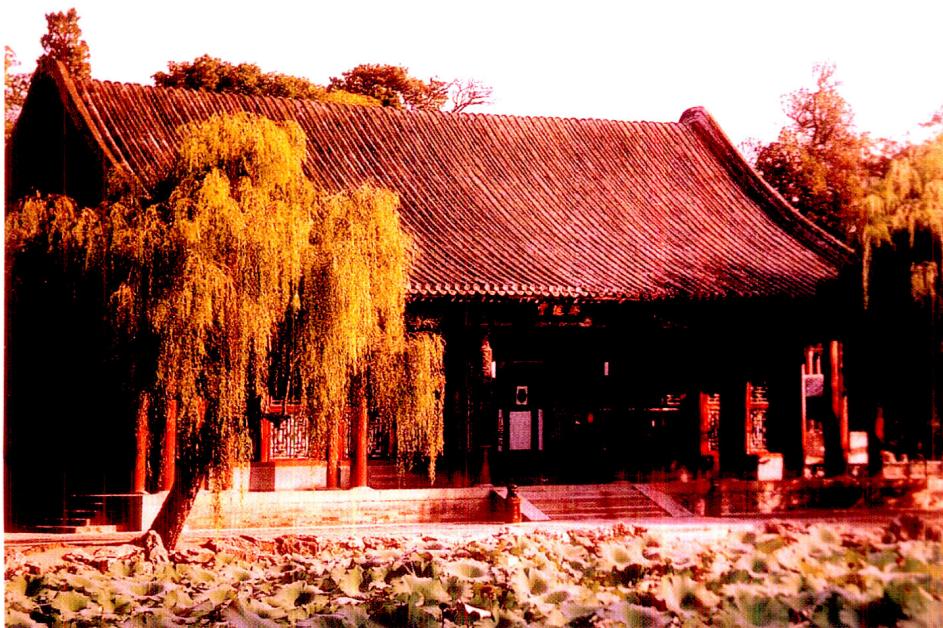
北京明十三陵石牌坊，形象肃穆，具有“冷”质的美。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现存最古老的中国佛塔，建于北魏时期，为密檐式，其空间造型圆融而庄严。



北京颐和园谐趣园一景。建筑物的屋顶形象呈现出强烈而柔和的曲线之美，与屋前的垂柳造型相谐，庄重、宁静而柔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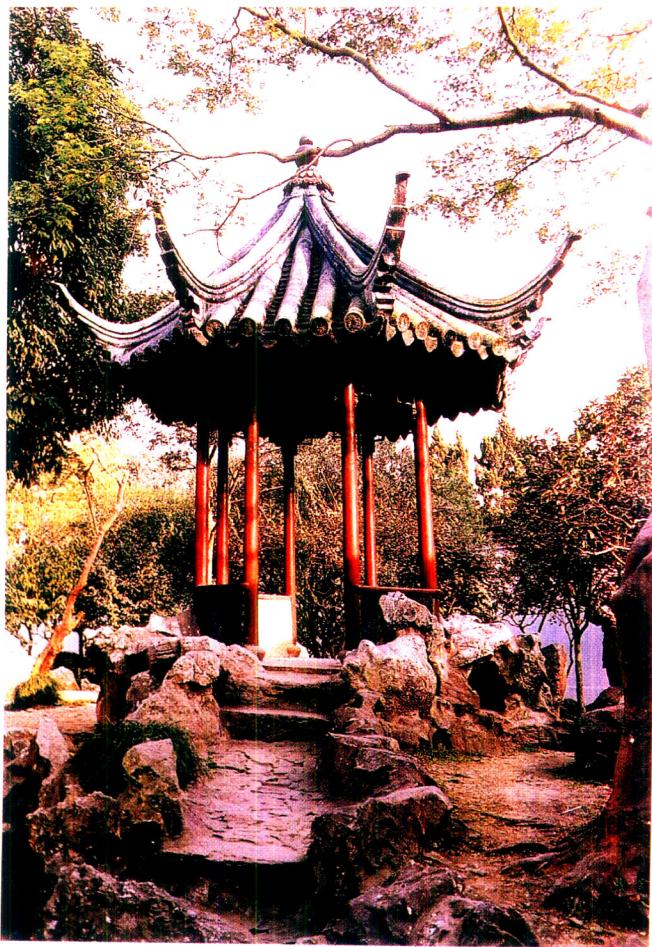
北京故宫（原明、清紫禁城）的俯瞰图，其主要建筑，自南至北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纵向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



上海外滩的一处建筑景观，接受欧式影响的海派建筑的代表之作。



建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上海大剧院，弧形的屋顶造型，在文脉上融入对中国传统大屋顶形制的领悟，在现代理性与情感的表现中，具有材料上乘、技术先进、结构严谨的特点与造型“欢愉”的美感。



娟娟小亭，亭亭玉立，其美可羡。

前　　言

中华建筑，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东方地平线上的伟大营构，一个古老民族屹立于神州的光辉侧影，一种独具品格神韵的时空存在，古人称之为“宇宙”。

“宇宙”者，建筑也，这一称谓真好。巍峨雄伟的万里长城，恢弘博大的北京明清紫禁城，清丽宁和的江南民居，还有边陲山寨的竹楼茅舍……构成极富文化魅力的空间造型和历史长卷。其文化意象，无论在晨曦朝晖之中，在黄昏夕照之际，或者每当丽日中天、朗月东升之时，中华建筑的美，都让人神驰心撼。这美，千古长存，随着悠悠岁月而愈见其辉煌，而且总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成为一种大地的“歌吟”与“凝固”的精神。在以技术为文化主干的、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中，在满足实用要求的前提下又高蹈于实用的精神世界里，中华建筑作为一种大地文化，一点也不缺乏哲学的智慧与美学的沉思。

《宅经》说：“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宅者，人之居舍，建筑之代称。建筑因人而“立”，建筑是人的“第二躯体”、人的生存历史与现实状态的一个证明。人的本质、智慧、情感与理想，都凝淀在这时空营造之中。无论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无论生理与心理需求，建筑作为人居环境，都是人之生命与生存本身。

人仰望高楼巨厦，其实是仰视自己伟岸的身躯；人徜徉于微构小筑之前，这里就是精神徘徊、思虑人生的相思之地；人一旦踏进青泥

盘盘的窄巷小弄，抚摸被无情岁月所摧折的断垣残壁，或者有幸凝视数千年沉睡的秦砖汉瓦，一颗心顿时可从浮躁之中沉潜下来，这是人对往昔及其人生苦难之旅的观照和依恋。唐人贾岛《题李凝幽居》唱道：“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此处正在叩响的，是人自身的命运之门。在静寂的环境与夜的氛围中，这一声敲门，可谓惊心动魄。建筑是人生的出发点同时是其精神归宿。是啊，人无建筑不“立”，建筑乃是高蹈于技术物质文化、艺术因素与实用需求之上的精神象征。

建筑同时也是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一种文化“对话”方式。《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自然宇宙；建筑，人工宇宙，两者是同构的，这是中华建筑文化所蕴涵的最典型、最深刻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在“以厚德载物”的中华大地的怀抱里，炎黄子孙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建构建筑这一人工宇宙，以象征自然宇宙之精神的广博、深邃甚或神秘。这一东方大地之上的伟大“作品”，时刻在召唤人们去走近它，掀开其“书页”，阅读其文化“心情”，从而借建筑以品味人生。

中华建筑，东方大地之上的独具文化魅力的“宇宙”！

目 录

前言	1
建筑即“宇宙”	1
“宇宙”本义:建筑	1
想起了《天问》.....	4
美丽的象征.....	8
中轴之美	12
中轴线布局	12
“中国”:中轴之美由来.....	15
模糊之美	22
建筑美的文化韵味	23
材料与结构的“对话”	26
“场”的亲合	31
精神性功能“三驾马车”	34
实体与空间:“相看两不厌”.....	36
天人映对	41

土木营构	47
土木传统	47
群体“语汇”	52
庭院这一口“气”	57
“取正”意识	60
符号的“诉说”	63
建筑意蕴	63
数的暗示	70
形的表现	74
音的谐趣	77
色的借喻	79
怡情悦性	84
“难得糊涂”	85
审美移情	89
假如步入陵园	90
生理“冲动”	94
线形的生理律	98
装饰风韵	101
初始的“美容”	101
明朗之晨	103
异族情韵	106
潇洒与磅礴	110
优柔之美	112
“话语”的终结	113
彩饰斑斓	115
雕饰满眼	118

“金饰”坚固.....	119
防火与装饰.....	120
错采镂金.....	121
归于平淡.....	125
 艺术因缘.....	 128
凝固的音符.....	129
大地的“绝唱”.....	132
“通感”的魅力.....	136
画理与画魂.....	138
壁画绚烂.....	145
诗美与诗境.....	148
大观园的诗情.....	151
建筑与雕塑:古远的联姻	155
主调是墓雕.....	157
异文化流风.....	159
宫殿雕塑成了“句号”.....	163
 建筑探古.....	 166
盘古神话与起源.....	167
《周易》说了些什么.....	169
拜地的缘起.....	172
人性之祭.....	174
古籍里的谈论.....	176
黄帝:宫室之祖	178
“归美于轩辕”.....	180
居之中位.....	181
“不死”的祖宗.....	183

“风水”评述	187
“风水”称名	187
“山顶洞”的“风水”	190
从《诗经》谈起	191
王充不信风水	193
以“死”为“生”	195
“风水”与八卦方位	198
本书主要引用文献	202
后记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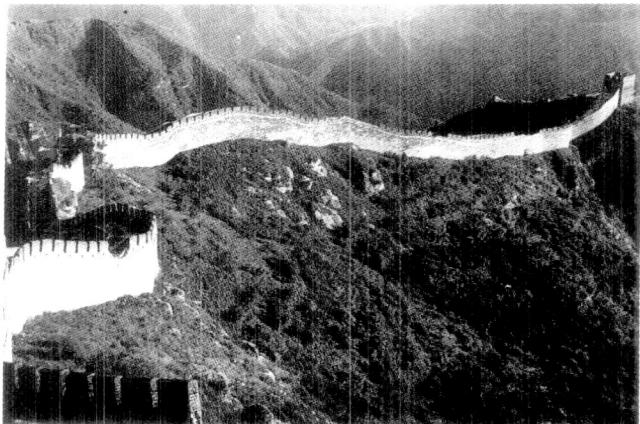
建筑即“宇宙”

说来话长，小时候习读《淮南子》这部古书（汉初淮南王刘安召集其门客所撰），读到该书《齐俗训》一篇有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认为这里所说“宇宙”的意思，指的是时间与空间，觉得没有什么难懂的。可是，这本书里的另一篇《览冥训》又说：“凤皇（凰）之翔，至德也……而燕雀佼（骄）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这里又见“宇宙”一词，心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再把它理解为“时空”，不通之极。试问，区区燕雀之类，难道能翱翔于天地宇宙之间、能与神话传说中的神鸟一争高下的道理？

那么，这所谓“宇宙”又该作何解呢？心中一时大惑不解。后来读到汉人高诱关于“宇宙”的注解，才算明白过来。

“宇宙”本义：建筑

高诱说：“宇，屋檐也；宙，栋梁也。”原来所谓“宇”，指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大屋顶；所谓“宙”，是撑持大屋顶的栋梁。中国古代著名文字学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写得明白：“宇，屋边也。”这“屋边”，也就是屋宇的意思



一想起长城万里，便惊羡“宇宙”之浩茫。

(至于什么叫“宇宙”? 许慎也有一番解说,读者读到后面,想来自会明白)。难怪成篇于战国之时的《易传》在解读《周易》大壮卦时,有“上

栋下宇,以待风雨”之说。这里的“宇”,意思是够清楚的。所谓“下宇”,指人字形坡顶向两边下垂之状;所谓“上栋”,指房顶的正木横架在屋顶的高处。“上栋下宇”的建筑屹立在大地之上,自然为的是遮风避雨。

从这里就不难理解,原来“宇宙”的本义,并不是“时空”,而是指建筑,即古人所说的“宫室”(中国古代称建筑为宫室,建筑一词,即英文 architecture,是近现代从西方译介而来的)。原来,“宇宙”原是一个建筑术语而不是哲学范畴。原来,《淮南子》一书中那可笑的、在象征“至德”的凤凰面前张狂得可以的燕雀之流,不过是些只能在屋檐、栋梁之间飞飞的小角色罢了。

而今人所说的“时空”,只是“宇宙”一词的引申义而已。

这里,可以联想到一个中国建筑美学的基本问题。

从“宇宙”既指建筑(宫室,本义)又指“时空”(引申义)让人领悟到,在中华古人心目中,所谓自然宇宙,其实好比一座其大无比的大房子。古人首先是从建筑角度来

看待自然宇宙的，也就是说，在建筑这一人工宇宙观念中，渗透着关于自然宇宙的文化与审美意识。

中国古代有“盖天”说。天宇好比房舍的屋顶，所以后来“宇”被引申为“空间”；栋梁是“宙”。宙者，久也。中国建筑是土木结构，木构架包括栋梁对整座建筑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具有支撑载重的物理功能，假如抽去木构架，建筑物必然倒塌，也就所谓“屋将不屋”了。因此，栋梁、立柱之类，实在是木构架以及整座建筑物的生命，栋梁之类能够存在、支撑多久，建筑物就存在、屹立多久。这样，将“宙”这种中国的栋梁引申为“久”即“时间”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有一点请注意。《仓颉篇》认为“宙”的本义为“舟舆所届”，称“舟舆所届曰宙。”届，有到、至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称“宙”为“舟车之所极覆也，从宀。”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解读“宙”时说：“舟车自此及彼，而复还此，如循环然。故其字从由，如轴字从由也。”

然而，如果如此推论，那么“宙”的本义应当是“舟舆”而不是“栋梁”了，这恰恰又与《说文解字》所言自相矛盾。许慎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宙”字“从宀”么？而“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凡宀之属，皆从宀”。宀（音 mián），是“交覆深屋”的屋顶的象形。所谓“交覆”，指高于地面的屋顶即人字形坡顶；所谓“深屋”，指半截墙体高于地面，另半截墙体在地下的半穴居。其实，所谓“极覆”的“极”，也是中国传统土木建筑的一个术语，“极”即支撑屋顶的立柱的最上端，也就是栋梁横架之处。在文字造型的表达，就是“宀”之上的那一点（丶）。不难明白，舟车顶篷、顶盖用以遮阳、挡雨、避风的这种功能和意识，实际是从建筑的“极覆”移植过去的，不是先有舟车之“极覆”然后中华古人才发明屋顶，而是相反。